

和 大 洋 彼 岸 的 弟 弟 追 忆 过 去 的 日 子

我们的那个时代,往往是和饥饿相连着的。饥饿是那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,它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,无法涂抹掉。

弟弟到美国读博士后,一去多年。在国内时,好歹一年两年能回老家一趟。我们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,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,感情之深无可言说。

一出了国,就关山万里了。万里关山可用脚量,而实际上相隔的却是不能泅渡的大洋。弟弟是1999年出国的,第二年,我就赶紧安装了一部电话。有电话相通,能够相隔万里地聊上一会儿,也胜于相思无诉处了。

弟弟的电话过来,一般我们都会聊一个小时以上。我们聊家事、村事,但聊着聊着,总会不由自主地聊到我们的从前。

从前其实就是我们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。

我们的那个时代,往往是和饥饿相连着的。饥饿是那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,它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,无法涂抹掉。

当然,严格地说,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我们并没有真正饿着肚子。父亲拉扯着我们过日子,苦和累是真的,可他没有饿着我们兄弟。那为什么一想起从前,饥饿的感觉就会如影随形地缠绕着我们的记忆呢?仔细地想想,是因为我们当时食物的质量太差了。一年四季,吃玉米面饼子,吃地瓜。至于麦子,不过是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。尤其白面,那简直等同于奢侈二字了。

父亲却是千方百计地给我们增加营养,不肯让我们被贫困毁掉。村里如果把年老的牛啊马啊之类的牲口宰杀了,父亲总是要买一些下水的。那些煮好的牲口下水的香味儿啊,三十多年过去了,却还依然飘荡在我们的唇边,挥

之不去。
那样的一个缺少营养的年代啊!

长到十几岁时,我们兄弟的食量大得惊人,分得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的。村里凌立方大伯曾给过我们家一些玉米,到现在父亲还牢牢记着。人家在你困难的时候帮过你,那样的一分情义,没齿难忘啊!

有时候父亲看我们兄弟营养太差了,会割上一点猪肉,粗手粗脚地包一盆馄饨。我们兄弟狼吞虎咽时,父亲象征性地舀几只,捧着饭碗,悄悄地躲到门外,等我们兄弟吃饱了,他才回来,把盆里剩下的汤汤水水舀进自己的饭碗,泡上块玉米面饼子,自己吃……

我们兄弟在电话里提起这些,都有些哽咽……

记得有一年冬天晚上,村里有个爷爷辈的长者叫凌本进,他找到父亲,跟父亲嘀咕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没多久他拎了一只小死猪回来。这只小猪是邻村生产队的。据说是得了病,打针吃药,没治好,死了。人家把它埋掉了。不知怎么被凌本进知道了,他就和父亲商量后,趁夜色深重,悄悄去挖了回来。凌本进动手,用开水把猪毛褪了,洗干净,忙碌到半夜煮好了。我们兄弟迷迷糊糊半夜惊醒,闭着眼睛吃。吃到嘴里是肉,就都惊讶地睁开眼睛了。弟弟后来在电话里说,他当时吃到的一块肉,可能是打青霉素打的吧,肉绿绿的颜色,有点苦。但即使有口苦,弟弟还是没舍得吐出来,咽了。

有时候我们兄弟也想着法儿找吃的。我们村北面有一片芦苇泊,叫北泊。秋天割芦苇时,要用

抽水机抽去泊里的水,这时泊里的水流动,那些鱼啊虾啊的就随水而动。我们兄弟就拎着水管和自己做成的网,到里面逐着流水捞虾。捞回的虾一炒,就是绝美的食物了。有好几个冬天,我们兄弟也去那儿,把冰破开了捞。当时觉得多么寒冷的风也吹不走我们心里的那分渴望啊……

除此之外,我们还采过如车前子的种子,还刨过半夏的果实,用卖得的钱,买过本子、铅笔后,我们就买一分钱一块的糖果。买几块揣衣服口袋里,心里能甜上好几天。

现在我们坐在电话的两端,只要说下去,那些日子就飞快地赶过来了。

弟弟说,有一回他们玩儿着玩儿着,小伙伴大军说他饿了,要回家去取干粮吃。弟弟就陪着他回去。大军家当时没有人,门扣着。大军需要爬到门上才能把门扣解开,才能开了门进去。大军取到的干粮是一块雪白雪白的松软的馒头。他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。弟弟的口水把衣服前襟都湿了,但大军并没有给弟弟一块儿,弟弟自然也不会跟他讨要的。出了家,大军要爬上门,把门扣重新扣上。他扣门的时候手里的馒头碍事,就让弟弟给他先拿着。弟弟瞅着手里那块雪白雪白的馒头,口水如雨而落。大军爬到门上时,弟弟终于忍不住,在馒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,还没来得及咽进肚子里,大军已经扣好门下来了。弟弟不敢咀嚼,就那么含着那一口馒头。他不能让大军看出来他偷偷咬了人家一口馒头啊……

弟弟不知道,他说到这里时,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早已泪如雨下……

早是泪眼一双了。

月就要西斜,戏台的故事还没有完。他们,真要把故事如生活般一幕又一幕地演下去吗?我不知道,我只看见,好多的小伙伴已经困在了姥爷或父亲的肩头。我在姥爷的肩头,眼皮开始打架了,只是我为了把后面的事情弄明白,强忍着在那里静静地等待。戏台上,你来我往的闪转腾挪,怎么看,怎么像泅在一处的水墨画,再也分不开了。姥姥说,夜深了,回家吧。我说还要看,要把戏看完。话未说完,人已经倒在姥爷的肩头了。

时光进入上世纪90年代,剧团解散,乡间便少了“姥姥门前唱大戏”的景观,它成了乡村一道奢侈的风景,也成为农闲时节挂在乡亲们嘴边的一声叹息和心底的一幅甜美回忆……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水土不仅滋润着生灵,浸润着血脉,更塑造着地域性格和大众艺术。或许是从那时起,我便迷上了戏曲,因为:我喜欢戏曲多彩的服饰,喜欢戏曲漂亮的动作,喜欢戏曲优美的旋律,喜欢戏曲酣畅的唱腔,喜欢生旦净末丑,喜欢京评豫越梅,喜欢戏曲的一切……一种岁月越老越弥足珍贵的回忆。

新婚影集里的 半张照片

□王宗坤

德强是我过去的同事,那时我们同时在一所乡村中学里教书。学校里的教师老一些的有一多半是民办教师,我们几个年轻点儿的大都毕业于师范学校,只有德强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,是那所中学里唯一的大学生,因此他找对象就比我们多了一个优势。当时,由于我们都是从农村出身,对农民的艰辛和不容易都有很深的体会,所以在对象的选择上,把本来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感情反而看淡了很多,让感情变成了很奢侈的可望不可及的东西,而把是不是有城镇户口放在首要位置,因为只有找个城镇户口的对象,我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才有可能彻底脱离农门成为真正的公家人。

很快,德强就和一位在供销社上班的女孩恋上了。女孩不仅有城镇户口,而且长得还不错,文文静静的,笑起来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,很撩人的样子。供销社就在学校的旁边,里面黑咕隆咚的,所卖的商品既不方便也不时兴,但有了那位有城镇户口的小女子的存在,我们这几个青年教师就去得格外勤。没有课的时候,我们就两三个人一组装买东西的样子进去转上一圈,装模作样地和那小女子说上几句话,然后我们就走出来心怀鬼胎、言不由衷地把那女孩褒贬一番。德强当然也去得很勤,后来我们就发现德强不仅去得勤了,竟然开始坐进柜台里面和小女子面对面地交流了。有时我们去了,看到那朵白莲花正对德强开放,竟生出些既是羡慕又是嫉妒的感觉。同时我们知道供销社不能有事没事地再去了,因为白莲花已成了德强的专利。

德强结婚这一天,全校的老师几乎都去了。吃完了婚宴送走了其他客人,德强和新娘很幸福地邀请我们这几个年轻教师去他们新房里玩玩。新房是他们临时租赁的民居,虽然外表比较破旧,但里面布置得很有喜庆气氛,土红色的茶几上铺着带着穗头的桌布,皮沙发上面堆着几个形态各异的布娃娃,窗上的剪纸和窗帘都是很别致的那种,看得出新娘是个很有情趣的人。在新房里坐了一会儿,我顺手就翻开了放在桌上的影集,刚翻开首页我就看到了那半张照片。

这是半张被精心剪过的照片,照片剩下的这一部分是新娘的全身照,完整的照片应该是新娘和另外一个人相依相偎的合影,从凹凸不平的轮廓上看,和新娘合影的这个人身材高大挺拔,显然不是德强。我有些奇怪地看着这半张照片,很快就被新娘的神态所吸引了,从照片上看,新娘整个身体都半依偎在那人的身上,看起来流畅而放松,文静的脸上洋溢着很投入的感觉,每一寸肌肤里都释放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。我旁边的一个老师也看到了这张照片,不觉说出了口,“呀!这里怎么还有半张照片啊?”我抬起头注意到德强的脸立时涨红了,新娘的脸上也现出了不自然的神情。

从德强新房里出来的时候,我有些明白了,德强脸红似乎是因为拿了本来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;新娘的不自然是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揭穿了她心底最珍贵的珍藏。

后来,我调出了那所乡村中学,为了生活一直在奔跑,也就不知道德强过得怎么样了。前几天我听一位过去的同事说,德强早就离婚另娶了,把一对双胞胎女儿都留给了那位白莲花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受,眼前似乎又浮现出了多年前看到的那半张照片。

冬日的回忆

冬日昼短夜长,回忆的思绪仿佛雪花般纷纷飘落;冬日天寒地冻,又一个春夏秋冬走了一个轮回。童年永远是回忆的主角,给一生涂满难忘的底色,不管是充满苦难的岁月还是充满欢乐的游戏,都在回忆中那样美好;乡村也永远是回忆的背景,明媚的阳光里抑或灿烂的星空下,父老乡亲一辈辈演绎着生命的故事……

姥姥门前看大戏

□李海流

“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门前唱大戏。接闺女,请女婿,小外孙子也要去。今儿搭棚,明儿挂彩,羊肉包子往上摆,不吃不吃,吃二百……”熟稔的童谣像乳名一样穿越时空响彻我童年的天空,像一条潺湲的小溪流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每每听到这段歌谣,思绪就会飘远,眼前的一切犹如春天的晨梦一样朦朦胧胧,渐渐地泛出小时候那麦苗抽穗油菜花黄的时节,姥爷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凿木拉锯的情景,想起了俺在姥娘家看戏的情景……

小时候,非常喜欢去姥姥家,不仅因为姥姥、姥爷疼爱我,还因为姥姥村里每年都在村子中央大槐树旁搭一个大戏台,请一个小剧团到村子里来唱戏。而像我一样大小的孩子,在姥娘家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跟着大人一起看戏。

夕阳已经落下,早早地吃完晚饭,和姥爷、姥姥一起来到村中唱戏的地方。戏台比较简陋,设在村中央的大槐树旁,粗大的杉树支撑台架,厚厚的木板搭成戏台,大红大绿的绒布围成布幔。戏台上,小孩子不顾大人們的呵斥跑来跑去。台下更是热闹,妇女纳着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;姑娘织着

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;老人们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收成。场院上人声鼎沸,不远处卖冰糖葫芦的、卖油条麻花的、卖瓜子饴糖的商贩一字排开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,人是越聚越多,鼓是越敲越起劲,灯光是越来越亮。噼里啪啦放了一阵鞭炮,预示着春节大戏正式开始了,终于等到报幕员出来,戏台上大幕拉开,铿锵的锣鼓打起,大幕一启,梆子声起,但见台上你来我往,花红柳绿。一时咿咿呀呀,一时白袖翻飞,铿锵铿锵,煞是热闹。戏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;胡琴吱吱扭扭地响着;锣鼓铿锵铿锵地敲着;下面的人群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

戏台下,我们全神贯注、聚精会神地瞪着眼睛看着,眼睛与心,皆被那戏台上的一举一动所牵引,戏里,才子佳人历尽磨难终成眷属,无不叫我们为之揪心和激动,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留下感动的眼泪。这时姥姥抚着我的头说,台上是疯子,台下是傻子。唉,他们不病魔不投入不出活儿;我们,让他们的病魔赚了眼泪,为不相干的人吧嗒吧嗒地掉眼泪,不是傻子,又是什么!我泪眼婆娑地回过头去,看着姥姥,她的脸上,也